

坏爸爸·好爸爸

任大星



4.果然是他的声音

妈妈却很快擦干了眼泪说:“照这个数目,我们可得卖房子了。要不,我们就搬回到原来那个‘单间套’去住吧,把这套新房子卖掉算了。不过我听他说这套新房子首付只有二十五万,余下的都是按揭,现在去卖最多也只能卖三十几万。还有那十几万该怎么办?我自己只有六七万私房钱,全都贴进去也凑不齐五十万。”“问题不在于那十几万钱,”外婆说,“先听大刚说说吧,这样做,他可有什么想法?如今大刚已经是十岁出头的大男孩了,再让他去住那间小小的室内阳台,未免委屈他了。大刚,你觉得怎么样,愿意搬回到老房子里去住吗?”

我当然非常反对他们这么做。倒不是因为我怕去住那个小小的室内阳台,住室内阳台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同学们当中还有人一直和他们的爸爸妈妈挤在一个小阁楼里呢。问题是,他们这样做太让我无法理解了。明明是爸爸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和坏事,根本不再把妈妈当作是他的老婆,却让我们去为他受罪,值得吗?尤其是妈妈,真不知道她心里想的是怎么回事?

外婆见我紧板着脸什么也不愿回答,就说:“大刚,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恨死了你爸爸,但这是你外公的主意,都是为了维护整个家庭利益,这里面首先考虑的就是你。如果眼看着你爸爸进了班房,然后让你妈妈和他离了婚,今后你不是过单亲家庭的生活,就得永远和一个后父在一起过日子了,那对你的心理健康肯定会非常不利。人心都是肉做的。我们这样做了,希望能促使你爸爸回心转意。他一时被那个大学生的美色迷住了心窍,但这样的事他毕竟还是第一遭。你很懂事,就依了你外公吧,怎么样?”外婆都已经在我求情了,我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呢。

这样,靠了外公的面子,总公司在收回了那五十万元钱以后,只是把爸爸开除了公司,就了结了这件事,既没去向警方报案,也没

去追查他的去向。那个人事经理已经代替爸爸当上了分公司的主管,也不想把事情继续“闹”下去了。

那五十万元钱是由外公外婆的存款垫付的。妈妈却不顾他们的再三阻拦,还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把我们住的这套新房子卖了,然后又花了很大的力气搬回了原来住的老房子。不过,归还给外公外婆的也只有那么三十几万的卖房款,因为外公外婆说什么也不想让女儿的私房钱白白花在她那个变了心的无情丈夫身上。家庭大祸就这样过去了。但爸爸却一直不给我们一点音信。从妈妈的态度看,她似乎根本不计较爸爸对她的背叛,只是一心盼望着他能早点回到家里来。她几乎天天都给爸爸打手机,但他的手机总是关机。

我觉得妈妈太可怜了,就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叫她给爸爸发几封短信试试吧。我说,只要他的手机号没有注销,开机时一定能收到你的短信。我的提醒使妈妈恍然大悟,于是她就给爸爸连发了十几封短信。

大概是爸爸走后的第四个星期吧,一天,快近午夜十一点,妈妈已经睡觉,我做完作业也准备上床。没想到这时候突然响起了三下轻轻的敲门声。我一听就预感到很可能是那个“IP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厚着脸皮回来了,要不,哪会有谁深夜来敲我家门的呢。

自从我们搬回到老房子以后,妈妈说说是为了让我便于使用电脑,非得由她去睡那间小小的室内阳台不可,叫我睡正屋的大床。所以,去开门的当然该是我了。“谁?什么人?”我故意大声问,装出了一副大人腔调。“是我。”天哪,果然是他的声音!果然是那个不要脸的卷款潜逃犯!我不再出声,连忙跑到阳台里去推醒了妈妈。

“他回来了,”我小声说,“真的,一点不骗你,是他在外面敲门。”“是你爸爸回来了?”妈妈很快披上了衣服。“就是他!怎么办?能给他开门吗?”妈妈犹豫了一会儿。

“门当然还得给他开,寒冬腊月总不能让他门外过夜。这样吧,你就说我已经睡熟了,叫他在大床上和你一起睡。”她忙着拿掉身上的衣服,又迅速躲进了被窝。于是我就跑回去开了门。爸爸还是一副神采奕奕的老样子,穿着一件新簇簇的深咖啡色皮大衣,反而显得更加高大和威风了。

26.突然有点情绪失控

马克没有注意苏月的情绪,他依然在自己的思路中旅行。他说:“我知道你们一些老板的口头禅: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我们一样啊,总部的钱不用白不用。像总部的财务总监到上海活动,所有费用是他们的,以后碰到这类情况,你千万不要考虑节省。噢,我知道你们的酒店还能把准备外带的烟、酒做进餐费,你也可以试试啊。捎带些好烟好酒,我们以后在业务上派用场。”

苏月惊讶地注视着马克。这位美国年轻人处处精明,精明得过头,精明得让苏月害怕。苏月想,如果他把这样的精明用于日常生活,和他一起生活会十分辛苦。苏月的心突然抽紧了。此时,她对自己选择的情感发生了难言的怀疑。马克,毫无疑问是优秀的美国青年。聪明、能干、帅气,但这样就是最理想的选择吗?如果他不能让自己觉得安全、放心呢?

美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让苏月再次得以近距离领教。

下午,苏月去马克办公室,讨论给总部的资金安排报告的定稿。马克不停地在接电话,显得三心二意,让谈话的节奏非常凌乱。

那些电话的内容,苏月从马克的言语中,能猜出个大概。张小三连续有两次电话,全部是与承包谈判有关的。第二回,马克似乎不耐烦了,高声道:“张先生,我早就告诉你,我把那一摊子委托你了,你自己多拿点主意行不行?除了资金的盘子,大的花费,你要报告,细节问题,如何搞定那里的方方面面,你决定,你有这个能力,全部由你负责!”

苏月理解张的为难。新开张的地方,要摆平各种关系,违规越轨的事情难免要做一点。张小三的请示,反反复复,是希望马克或者苏月认可,他个人的负担就轻。马克真是狡猾,他把责任全推给张小三一个人。

马克接的电话,也有苏月听不明白的,特别是关于房屋租用的讨论,好像是在与房产中介商讨讨价还价。苏月疑惑的目光,让马克领会了:“哦,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决定租一套房子,因为根据总部外派高管的条例,我在上海,每个月有不超过一千二百美元的租房

补贴,不用是吃亏的。

苏月听着马克的解释,突然有点情绪失控,眼睛不听话地泛红了。巨大的委屈袭击了她,她愤怒地望着若无其事地说出这些信息的马克。马克的腔调,似乎就像宣布工作中的某项决定,完全没有顾及她的情绪或者想法的必要。苏月很在乎他的感觉,早就决定要买的石库门房子,总想获得他的认可再行动。他倒好,对苏月的计划毫无兴趣,连个起码的态度也没有,自己决定租房,甚至没打算提前告知。

马克好像没料到苏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感,分辩道:“我也是昨天刚给中介一个租房的信息,没想到他们的动作很迅速,急于赚钱,今天已经通知我看房源。”

苏月紧紧咬住嘴唇,忍住了险些溢出的眼泪。她扭头避开马克急切的目光,不愿接受他的解释,也不想搭理他。马克绕到苏月的座位前,伸手想要拥抱她,苏月急忙挡住,恨恨地说:“这里是办公室!”

马克尴尬地笑笑:“我知道,你想买看中的房子,经济上也早有准备。我们矛盾啊。现在,我们不是还不能在一起吗?你买你的,我租我的,我的补贴也应该用掉,很合理啊。”

苏月终于体验到什么是文化、习惯的巨大差异。经常听人说,跨国婚姻,最大的障碍是文化不一样。在上海,一对男女好到一定程度,好到像马克念叨的离不开苏月的程度,双方的大事情,特别是买房租房这样的大事情,肯定需要事先商量,并且多尊重女方的意见。苏月并不是喜欢独断专行的大小姐,她很尊重马克的意思,但是,反过来,马克就可以不尊重她?竟然还如此振振有词:因为他们还不能在一起,就可以各做各的?

苏月冷冷地说:“行啊,今后我们各管各,你租你的,我另外考虑。”

马克急忙争辩:“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考虑的是如何拿到住房补贴的技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实际考虑,我想要大一点的空间。我觉得你们这里的收藏品太便宜,我有个大房子,看见喜欢的就买,比藏钱要合算得多。”

孙颢

漂移者



厨房垃圾



其它垃圾



有害垃圾



可回收物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